

逃亡者的終點，是香港。公安和強大的中國竟沒有奪去他的生命！或許，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年日，真是香港歷史的黃金時代！

疫情期間，若要增強閱讀，我願意介紹兩本書。首先是余英時親自題字的《逃亡者》。此書完稿於1992年的美國普林斯頓，作者是余教授的學生96年奉獻自己讀神學的張伯笠。他97年在加州向著約二十個華人神學生做見證，我和周師母在現場聽他講述天安門廣場和之後的逃亡經歷。這本書已有其他語文的翻譯。他的逃亡記獲得台灣和美國的獎項。張伯笠的書不單單是八九民運歷史記錄，也有漂亮的中國語文和東北鄉土味兒的參考價值。作為基督徒，我在此引介書中有關信仰的段落：

有一天我剛喝過雞湯，表姐從櫃子裡拿出一個紅布包對我說：「你喝了我的雞湯，也幫幫我，我不認識字，把這本書給我讀一下。」

我打開了紅布包，立刻被驚呆了，那是一本手抄的《約翰福音》。

「妳信基督？」我驚奇地問。（從略）。

我好久沒有書讀了，雖然不信耶穌，但是有書讀總是好的，況且每天喝表姐的雞湯，也不好意思不給她讀。（從略）。

表姐很重視禱告，她家裡的雞被黃鼠狼吃了也向耶穌禱告，我笑她迷信。她說：「真的，老四，你要逃往蘇聯，萬一遇到麻煩，你就求神，向神禱告，神會幫助你。」為了不使她不高興，我應景似的答應了。

---摘自第十三章〈亡命蘇聯〉。

現在肯花時間看368頁書的人少了，更不說給自己民族的自由和民主留下一份收藏記錄。但是，如果你喜歡看警匪片，或鬥智歷險記，再不然對離鄉別井、孤苦人生有共鳴；疫情限聚令的日子裡，這樣的書肯定有益；更何況也可作一種面對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方式，以一個月去慢慢讀它。書的最後幾行是這樣的：

「他們會開槍嗎？」我大聲問。

「白天不會，他們的望遠鏡只是幾個女孩子而已！」

我明白了他們為什麼白天偷渡，我也明白了他們為什麼安排三個女孩子和我一起偷渡。

飛艇速度越來越快，它拍打著海浪，像一隻野鹿在海面上跳躍，我第一次坐這麼快的飛艇，還真有些害怕，（從略）。我緊緊地抓住船上的安全帶，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上帝，也交給這小小的船隻和茫茫的大海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三日中午十二點零九分，我登上了香港海岸。（從略）。

我緩緩地跪下，對著我的親人們生活的那片國土。

我哽咽著說：「媽媽，我會回來的……。」

書結束了。但幾年後，隔著越洋電話，張牧師引領家鄉的母親信主；他頑固的父親中風後，隔著電話也接受了耶穌。作公安的哥哥，直到退休後來到香港受洗。作者現在於美國牧養新移民教會，積極植堂並熱心佈道。他曾是天安門事件被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之一，逃亡的腳蹤卻越過香港，在基督的教會終止。